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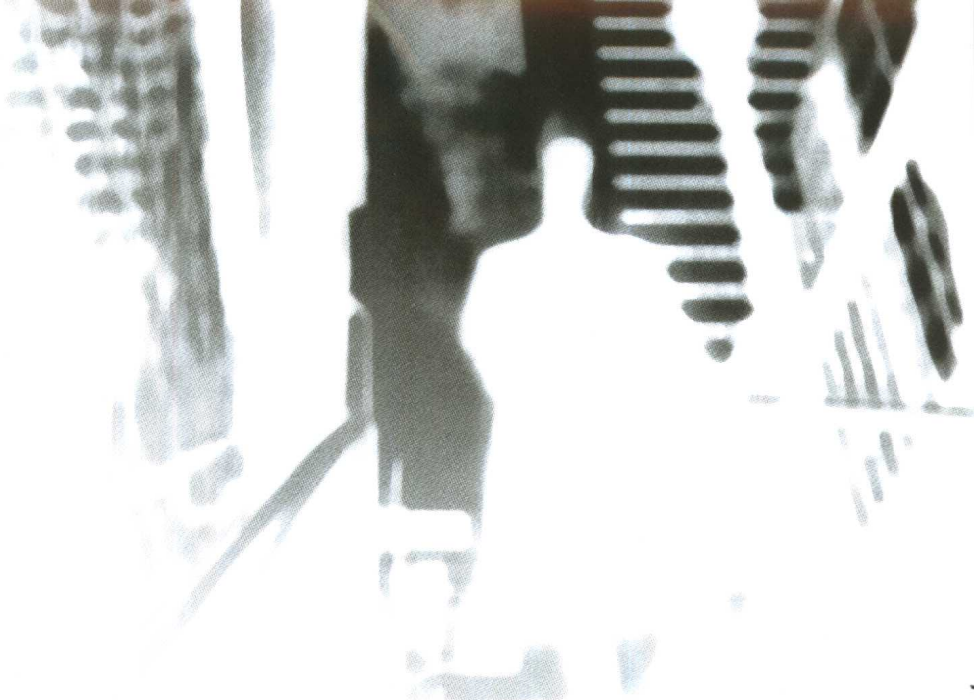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方圆丛书

刑警雷波，在侦破贩毒团伙庆功大会即将被授予二等功勋章之际，突然遭落网的贩毒分子指控参与了轮奸少女案，从此鲜花、掌声、荣誉、警衔不再。他开办了一家个体广告公司，与远大集团董事长唐明，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非常智力游戏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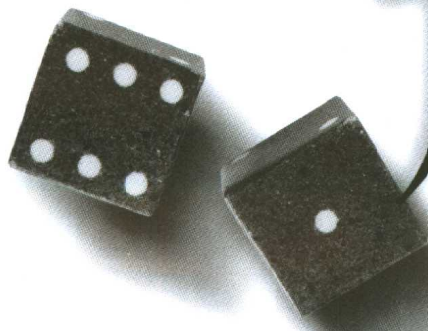
周力军 著

卧底



卧底

周力军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卧底/周力军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3
(方圆丛书. 公安侦破系列)
ISBN 7-80673-285-3

I. 卧... II. 周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 第 106946 号

丛 书 名: 方圆丛书. 公安侦破系列

书 名: 卧底

著 者: 周力军

责任编辑: 刘斌武

美术编辑: 李文侠

封面设计: 田晗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贾 伟 李 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1.com>

E - 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: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406 千字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版

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,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285-3/I·181
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雷波干刑警有些年头了，但他这个刑警与别人大不一样。

十六岁那年，父亲惨死在越狱犯的砍刀之下。公安局为了照顾烈士子女，将高中刚刚毕业的他招进警队。在征求他的意见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像父亲那样继续当刑警。不久，他更是自告奋勇，主动要求从事警察职业中最危险的行当——卧底。一转眼，十一个年头过去了，久经考验的雷波入了党，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早已成为一名出色的卧底警探。

不过，他这次卧底所要面对的敌人却是非同小可。在刑侦处吴处长的秘密指挥下，他已成功打入南江市最



大的贩毒团伙内部，取得了大多数毒贩的信任，并且了解到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人称“老牛”的大毒枭。尽管他到现在还不知道“老牛”到底是何许人，但多年积累的经验告诉他，打掉这个特大贩毒团伙已指日可待。

此刻，雷波被指派同外号叫做“骡子”的小毒贩一起送货外卖——在这个圈子里，流行的称谓便是外号，就算两个非常知心的同伙，也不一定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。

雷波把一辆白色面包车开得飞快，嘴里哼着下流小调，夕阳透过车窗晃过他那张黑里透红的脸。他摇头晃脑，动作粗俗，一望而知是那种没有正当职业，整日游荡于街头巷尾的小“混混儿”。

骡子在这个贩毒团伙中不过是个末流角色，但在入道不久的雷波面前，他还是把胸脯挺得老高，摆出一副大哥的样子。显然，雷波的小调使他很受用，便跟着摇头晃脑地哼，两人不时对视一眼，发出一阵淫邪的笑。

“停车！”

骡子叫了一声，雷波把面包车靠在一條小巷的巷口。

“骡子，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”雷波恳求道。

“不行！这点儿规矩都不懂！”

骡子蛮横地拒绝了他，跳下车，左右张望着，向小巷深处走去。

雷波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眼巴巴望着骡子消失在小巷深处。他想趁此机会和吴处长联系一下，汇报一下最新进展，便下车，甩着双手，不紧不慢地向不远处的公用电话走去。

“吴处，是我。……这批货确实是从老牛那里来的。我听他们议论，市里大部分货都是这个老牛整来的……”

雷波嬉皮笑脸地说着。在外人看来，他的表情更像一个玩世不恭的无赖在和自己的老相好调情。

电话里传来了吴处长的声音：“一定要找出这个老牛……雷波，你听我说，能不能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就看你的了。一定要以大局为重，千万不能因小失大！明白吗？”

“您放心，咱是干什么的？！再给我三天时间，我拎着老牛去见您！”

放下电话，雷波摸出一个五角硬币，“当”地弹到柜台上，吊儿郎当、若无其事地回到面包车上。

不久，骡子贼溜溜地从巷子里钻出来，拉开门跳上车。雷波开动汽车，留意地观察着骡子的表情。

“怎么样，骡子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还顺利吧？”

“那还能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钱拿到了？”

“没钱能给他货吗？！”

“我看这小子要货够勤的，不是他自己用吧？”

骡子有些恼火了：“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好好开车！”

“聊聊天嘛，两个人怪闷的……”雷波装作害怕，嘟哝着。

“你来的时间短，好多规矩不懂！要是黑皮知道你嘴这么碎，早把你废了！”

“你要不说，他哪能知道呢？”雷波干笑道。

骡子瞪着一双不大的眼睛，恶狠狠道：“要是我说呢？”

雷波尴尬地咽了口唾沫，讨好地说：“我说骡子，你哪能干那事儿嘛？！虽说咱俩搭伙时间不长，但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人讲义



气，够朋友！”

这话骡子听了舒服，不无得意地把头扭向窗外。

“哎，骡子，你见过老牛吗？”雷波突然问道。

骡子不禁一惊，死盯住雷波逼问道：“你……你从哪儿听说老牛的？”

雷波笑笑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得了！骡子，谁不知道老牛才是咱们真正的大爷呀！黑皮也得听他的。”

“雷波，我看你那舌头在嘴里呆不长了！”骡子作色道。

“看你说的！我把嘴闭上还不行吗？”

雷波从反光镜中看了骡子一眼，见他神情如此紧张，便知道很难从他嘴里再问出什么，也就闭口不语了。

沉默良久，骡子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谁也不知道老牛，就连黑皮也不一定见过他。”

雷波顿时来了兴致，套话道：“你说得可够悬乎的，莫非他是个鬼？”

骡子不屑地白了雷波一眼，认为他的问话简直就是少见多怪：“干咱们这一行的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就算是走个头碰头，脸对脸，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的真名呢。”

“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

看看话不投机，雷波转了话题：“骡子，昨天你说要去趟医院，怎么？有人住院哪？”

骡子一听这话，神色顿时黯淡下去，叹息一声：“唉，是我妹妹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雷波关切地问。

“得了癌症。”

“哟!那……你干这个,是为了她吧?”

“是呀,刀口上舔血的活儿,要不是被逼急了,谁他妈的干?”

雷波突然对骡子产生了一丝同情。他不愿再问下去,加大油门,面包车驶出城区。暮色苍茫之中,他们来到市郊一处偏僻的农家小院。

“啊——”

车刚刚停稳,正要下车,一个少女凄惨的叫声突然从正房传了出来。

“怎么回事?”雷波急问。

骡子不以为然:“还用问吗?黑皮他们又带妞儿来了!”

进到院里,就听屋里突然起了一阵混乱,有人惊叫:“他妈的,死了!”

其他人嘲讽道:“你小子还没这么大本事吧?!”

“不信你们进去看看,气儿都没了!”

一个蛮横的声音不以为然地说:“行啦,行啦,嚷什么?!抬到厢房去!后半夜找个地方埋了!”

雷波和骡子对视一眼,正要进屋,门开了,两个小毒贩抬着一个昏死的少女走了出来。前面的高个子看到骡子和雷波,嬉笑道:“骡子,你们回来啦?”

骡子点了点头没吭声,雷波却假装好奇地问道:“这是……”

“下午才弄回来的妞儿,还真他妈是个雏儿!大哥开的苞儿,弟兄们人人有份儿,可惜太他妈不经折腾,死了!”那个毒贩淫笑着说。

雷波强压悲痛,想上前看清少女的面容。不想老大黑皮悄然从屋里走了出来,他阴冷地笑道:“刚死,还冒热气儿呢。你要



是想，还可以接着玩儿！哈哈——”

幸亏天色较暗，看不清雷波脸上的怒火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干笑道：“大哥，兄弟可不敢。”

说话间，两个毒贩将少女抬进了偏房。

进了屋，骡子把身上的钱掏出来，递到黑皮手中：“今天生意不好。只出了六份货，这是三千三百块……”

黑皮眉头一皱，翻着眼皮问道：“生意不好？”

“是呀，风声太紧，好多老户都跑了……”

“风声紧？”黑皮冷笑一声，缓缓说道，“那别人怎么做的？你看人家老刚子，拿回来一万六，就连二狼也他妈的卖了六千多！”

“大哥，我……”骡子有些慌神儿，将求救的目光投向雷波。

雷波上前解释：“大哥，他说的全是真的，确实好多人都没找到。”

“一边呆着去！谁的裤裆没缝好露出个你来！这儿还没你说话的份儿！”黑皮的脸色阴沉如水。

雷波看看黑皮，再看看骡子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这时，两名毒贩咋咋唬唬地回来了，其中外号叫老刚子的大声笑道：“大哥，你说二狼他什么眼神儿，那妞儿还喘气儿呢！”

“我哪知道她装的……大哥……”

二狼说着，突然发现屋里气氛不对，便连忙打住。

黑皮死死盯住骡子的脸，冷笑一声道：“骡子，你可别跟我玩花活儿！”

“大哥，我没……”骡子满脸恐慌。

黑皮没理骡子，侧着脸对雷波道：“你先出去！”

雷波犹豫了一下，正要说什么，早被其他几个毒贩推出了房门。

他隔着门缝向屋里望去，只见骡子扑通一声跪在黑皮面前，不住声地哀求道：“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，看在这些年我一直跟着你卖命的份儿上，大哥……”

“二狼，老刚子，搜他！”黑皮命令道。

二狼等人恶狼一般扑上去，把骡子按倒在地，老刚子从骡子的裤腰里很快便摸出一卷钞票，讨好般地递到黑皮手中。骡子一看顿时傻了，爬到黑皮脚下苦苦哀求：

“大哥，这钱算是我借的，我是想给我妹妹治病……”

黑皮一脚把他踢翻，冷笑道：“给你妹妹治病？把她带来，我给她治不就行了？！”

“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，下次再也不敢了大哥！”

“哼！你还有下次？！”

“大哥，我跟你这么长时间，求你了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”

“嗖！”一把锃亮的尖刀插在骡子面前的砖缝里。

“你知道该怎么办？”

骡子冷汗直流，颤抖着手抓过尖刀。他当然知道，如果今天不自断一指，怕是很难走出这间房屋了。他抬起头，望了众人一眼，咬一咬牙猛地握住尖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把左手五指摊开放到桌上。

雷波不忍再看，骡子贩毒作孽，这也许就是报应吧。他心里惦记着那个惨遭蹂躏的少女，踮着脚尖快步向偏房走去。偏房的门虚掩着，他回头向正房望了一眼，轻轻推门而入。借着微弱的

星光，雷波终于在一堆柴草里发现了衣衫褴褛的女孩儿，只见她身子蜷缩成一团，气息奄奄，柴草上染着鲜红的血迹。

雷波蹲下，轻轻摇着女孩儿，呼唤道：“姑娘，姑娘……”

那女孩儿却是一动不动。雷波连忙伸手去探她的鼻息，呼吸尚在，他稍感放心，脱下自己的外衣想给女孩儿披上。

正在这时，女孩儿呻吟了一声，缓缓睁开迷离的双眼。朦胧夜色之中，她看到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正向自己扑来，惊惧中，发出一声非人似的尖叫。
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

雷波急忙去捂她的嘴，谁知这一下她却越发剧烈地挣扎起来，一边躲避一边拳打脚踢。

“姑娘，你别再叫好不好！你听我说……”

雷波话音未落，电灯亮了，紧接着传来二狼的声音：“小子，你可够温柔的啊！”

雷波猛一回头，正与二狼的目光相遇，那目光中充满了狐疑。雷波心中一紧，强迫自己镇静下来，换上一副猥琐的表情，自嘲道：“二狼，过来帮一把。他妈的！小丫头闹腾得还挺厉害！”

二狼的警惕并没有因此而放松，他上前猛地给了女孩儿两个耳光，大吼道：“别他妈嚎了！找死哪你！”

说着，凶狠地将女孩儿的双手举过头顶，摁在地上，以命令的口气对雷波叫道：“小子，上啊！”

雷波心中一凉，不禁暗暗叫苦。他的目光掠过女孩儿惊恐万状的脸，吴处长的交待再次回荡于他的耳际——这次你的任务是把幕后那个老牛给我揪出来，把这个贩毒团伙一网打尽。千万不能因小失大，更不能轻易暴露你的身份！

可现实却把他逼上了绝路。什么是小？什么是大？在这种紧要关头，难道还有什么比正义和良知，比一个女孩儿的贞操和生命更重要的吗？！

“怎么？小子，不忍心呀？大哥早就看出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！你他妈不会是条子吧？”二狼的声音打断了雷波的回忆。

“条子？你看我像条子吗？”

雷波龇牙一笑，猛地抽出了自己的腰带。他猥亵笑道：“二狼，我今天就上了她，别让你小子看扁了哥们！”

说着，猛地扑了过去。女孩儿发出一声绝望而惨烈的尖叫，当即昏死过去。

与女孩子一起昏死过去的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二狼。因为雷波并没有扑向女孩儿，而是挥舞着皮带狠狠地抽到二狼的脸上。紧接着，一记铁拳落到二狼的太阳穴上，二狼甚至还未来得及哼一声，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也就在这同时，骡子捂着流血不止的左手，被黑皮一脚从正房踹了出来。

“给我远远地滚！要让老子再见到你，你别想活着离开南江！”

雷波一阵紧张，料定黑皮很快就会过来查看情况。他明白，这次卧底行动只能到此为止了，于是他把二狼拖进黑暗的角落，迅速脱下皮鞋，扭开鞋后跟，里面赫然露出一个微型发射机。他在脑子里迅速把事件的利弊最后权衡一遍，毅然按下发射机的按钮，红灯开始闪烁……

他把鞋跟扭回原位穿好，正要起身，一抬头，不禁大为惊骇。骡子站在半敞的门外，瞪大一双惊惧的眼睛——显然，雷波的行动已被骡子尽收眼底。不过让雷波感到庆幸的是，骡子并没



有大吵大嚷，而是捂着自己的手，没命地蹿出了院门。

雷波长出了一口气，上前抱起女孩儿摇着：“姑娘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”

女孩儿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吟，终于睁开了泪眼。雷波正要向她解释，那女孩儿却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拼命挣扎着跳了起来，发疯般地对他又踢又打，嘴里大声哭喊道：“滚开！你滚开！你们这些流氓！”

雷波的心一沉，从女孩儿那呆滞的眼神儿判断，她显然有些神志错乱。

“二狼，雷波，你们俩有完没完，闹得鸡飞狗跳这么大大动静！”

黑皮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。

雷波连忙提着裤子，探身出门道：“大哥，这丫头叫得厉害，一个人还真干不了。您放心，最多再有十分钟，二狼就完事了……”

“这狗日的二狼，让他过来盯着点，怎么又他妈干上了！”

雷波淫邪地笑着：“总不能让他半途下马吧……”

黑皮想了想：“好，让他狗日的快点儿。完事儿都过来，我他妈的得给你们好好讲讲什么是规矩！”

当然，黑皮的规矩没有讲成。十分钟后，一副冷冰冰的手铐铐住了他那双罪恶的手。这次抓捕行动是由吴处长亲自指挥的，除了骡子侥幸逃脱，不知去向以外，黑皮等六名毒贩全部落网。雷波自然也不能例外，他的双手同样被铐在警车的铁栏上，用绝望的目光望着垂头丧气的黑皮……

二

初升的阳光照耀着刚刚苏醒的南江市，市公安局的大门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威严。

刑侦处长办公室内，雷波正在向吴处长汇报情况。他的目光随着吴处长的踱步而游来游去，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遗憾，但话语中却在不停地为自己辩解开脱。

“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，可当时的情况根本想不了那么多。我死了没什么，就是不能眼看着那姑娘……吴处，换了谁在那种情况下也得这么做。甭管怎么说，我是个警察呀！”



吴处长停下脚步，翻了雷波一眼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？这点事儿磨磨叨叨了

一早上!”

“吴处，我知道自己的任务!可是，我……我觉得我没什么错!”

“谁说你什么了?我说你错了吗?!”

“我……我看你走来走去的。我不是怕你……这么想吗?”

“雷波，我现在脑子里琢磨的是那个老牛怎么办?这条线怎么续起来?你以为我心里就那么搁不下事儿呀!”

雷波一听顿时来了精神，上前说道：“吴处，这事儿您还交给我，我另外想辙。从我手里丢的，我绝对负责再拾起来!”

“不行!你已经暴露了。那个叫骡子的跑了，他和你熟，你不能再露面了。”

“吴处，你听我说，没关系，骡子这人其实挺好的，他贩毒完全是迫不得已……”

“我说不行就不行，甭跟我这儿腻乎!去，回家看老太太去!……哎，先洗个澡，换换衣服，隔这么老远都有股馊味儿!”

雷波会心地笑了，拉开门，恰与女刑警梅子撞个满怀。

“梅子，怎么样，医院怎么说?”吴处长焦急地问道。

“我们先去的人民医院，人家说她神经受了刺激，得去精神病院……”

雷波又折了回来：“精神病院?那女孩儿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?”

“是呀，到了精神病院人家就收下了。”梅子看他一眼，“你们可不知道，这一早上又哭又闹，扒着车窗就要往外跳，两个人都拉不住。”

“现在怎么样了?”吴处长问。

“还是医院有办法，用皮带捆起来，又打针又灌药的，折腾

了好半天才安静下来。我走的时候总算是睡着了。”

雷波不禁恨恨道：“挺好的一个姑娘，就……这帮王八蛋，都该杀！”

正说着，刑警汪永建走进来。他和雷波开玩笑说：“雷哥，看你给兄弟们找得这好活儿！”

“怎么？是不是牙口太硬？”雷波反问道。

“死活就是不张嘴！特别是那个刘会，他哪是黑皮呀？简直就是一块硬杂木，又臭又硬！”

“走，你带我去会会他！”雷波说着，拉着汪永建转身就走。

审讯室里，黑皮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，眼睛望向一个毫无意义的角落，任凭刑警大李如何发问，他就是一言不发。

“黑皮，你这一套我见得多了！”大李有些沉不住气了，“我告诉你，别以为装死狗我拿你就没辙，我要不把你肚子里那点烂肠子烂肚子掏清楚，我还就不吃这碗饭了！”

黑皮从心底哼了一声，嘴角咧了一咧，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。大李一拍桌子还想继续呵斥，雷波和汪永建推门进来。

“雷哥。”

听到大李的叫声，黑皮慢慢地抬起头。看到雷波，他脸色一变，由不解到惊慌，由愤怒到悔恨，在短短不足一秒钟的时间里急速变化。但很快他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只有腮边的肌肉急促地跳动了两下。

“黑皮……大哥，怎么？见到小兄弟也不打个招呼呀？”

雷波嬉皮笑脸地凑上前去。

黑皮用愤怒的目光盯了他一眼，不服气地把头扭向一侧。雷波继续油腔滑调地说：“大哥，咱们那点事儿我都招了。你也别

绷着了，该说就说吧。”

黑皮气得发昏，嘴唇更是闭成了一条缝。

雷波突然换了一种腔调道：“黑皮，你一个人扛也扛不住啊。其他兄弟都紧着往外倒，我怕他们合起伙来往你身上泼脏水。到时候你一个人吃枪子儿，黄泉路上走着，那多孤单呀！”

黑皮腮边的肌肉又快速跳动了两下，眼皮睁开。

“黑皮大哥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诚话，是掏心窝子的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跟着你鞍前马后干了一个来月，你那点儿底子也都摸清了。要我说，你怎么也得争取立功表现一下，要不然可就晚了，你说呢？”

黑皮白了他一眼，脑子在急速地思索着。雷波从桌上拿起一盒烟，抽出一支递到黑皮嘴边。黑皮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张开嘴叼住了。雷波不经意地与汪永建和大李交换了一个眼神儿，微笑着替他点燃。

待黑皮深深地吸了一口，雷波突然发问：“说吧，老牛到底是谁？！”

黑皮浑身一颤，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嘴里的香烟也随声落地——显然他对这个问题毫无心理准备。

雷波暗自得意，替黑皮捡起烟，再次送到他嘴里，顺势靠近问道：“怎么，一提老牛你就怕成这样？他不会是个魔鬼吧？”

黑皮不敢正视雷波，脸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。雷波还想继续问下去，突然听到身后门响。

“雷波，你出来一下！”

吴处长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

雷波回头望去，就见吴处长陪同一个面皮白净，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。那人生就一张挂满迷人微笑的脸，显得温文